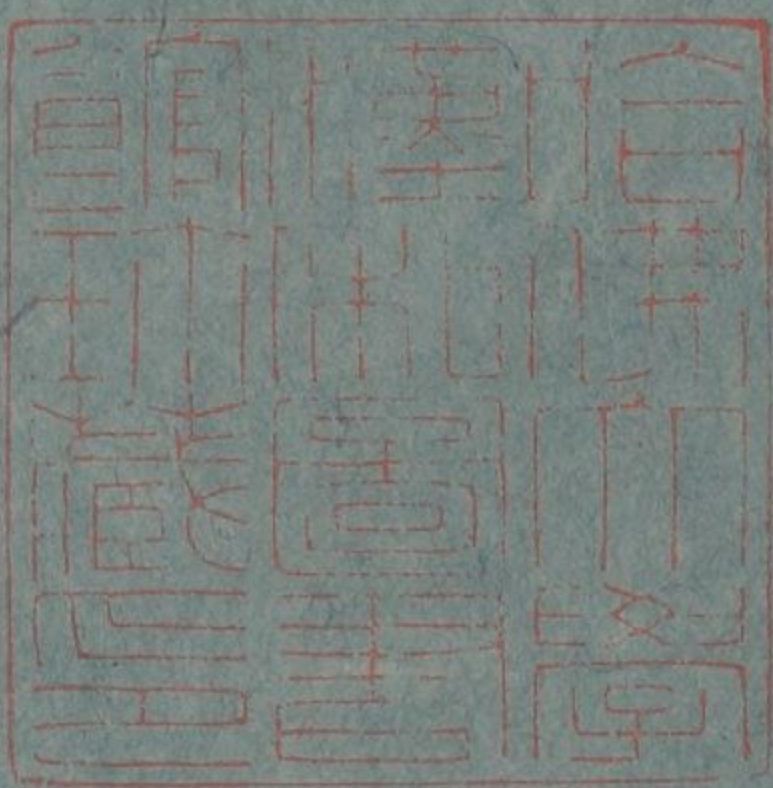


14

CHINESE - 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DEPOSITED B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JUN 6 1936

T 110.7111.41E



十三經註疏

詩經 二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毛詩註疏卷第二

漢鄭氏

氏

毛詩

鄭柏舟詩訓傳第三

鄭柏舟詩訓傳第三  
鄭氏注疏  
卷第二

毛詩



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之一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毛詩國風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陸曰鄭云邶鄘衛者殷紂畿內地名屬古冀州自紂城而北曰

邶南曰鄘東曰衛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止封十  
衛其末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  
有所傷從其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鄘衛之詩王肅同  
從此訖幽七月十二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

作鄘字林方代反  
柏音百字又作柏

邶鄘衛譜

曰地理志云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





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貢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內河內卽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衛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以漳水自上黨而過鄴城之北南距紂都百餘里耳故知踰之○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桑土旣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杜預云帝丘今東郡濮陽縣也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正義曰此皆史記衛世家文○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正義曰地理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

監則三監者武庚爲其一無霍叔矣王肅服虔皆依志爲說鄭不然者以書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言使管蔡監祿父祿父不自監也言祿父及三監叛則祿父已外更有三人爲監祿父非一監矣古文尚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則以管蔡霍三叔爲三監明矣孫毓亦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爲長然則書敘唯言伐管叔蔡叔不言霍叔者鄭云蓋赦之也王制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使大夫三人監州長也此爲殷民難化且使監之武庚又非方伯不與王制同也史記云武王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弟管叔蔡叔傳相之三分其地置三監則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爲誰也地理志雖云管叔尹鄘蔡叔尹衛以武庚在三監之中未可據信則管蔡所監不足明矣故鄭不指言之監者且令監之非所封也封卽管蔡霍是也○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正義曰此



無文也以詩人之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為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為鄘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鄘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漕地在鄘也而鄘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河水瀾瀾宣公作臺之處也此詩人本述其事作為自歌其土也王肅服虔以為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相證自明而城以西無驗其城之西迫於西山南附洛邑檀伯之封溫原樊州皆為列國鄘風所興不出于此鄭義為長○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正義曰此皆金縢之文唯見周公將攝政一句非耳彼注云管國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

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禾獲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曰知者準約金縢之文如鄭注金縢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正義曰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言奄君滿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憇間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為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別文言之明非一



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云：言伐管、蔡者爲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諡也。言爲之長者，以周公建國不過五百里，明不以千里之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泗、誥，命康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札見歌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邾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邾、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

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邾、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卽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爲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知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爲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



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  
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得為作詩者蓋大  
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也唯載馳  
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  
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  
所作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  
屬鄘也木瓜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  
述之國許穆夫人之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  
女辭為衛發故使其詩歸衛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  
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焉并邶鄘分為  
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之中無  
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  
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  
每篇言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  
也其秦仲陳佗皆以字配國當諡號之稱非為國名  
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以國配諡恐與其君相亂若  
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公之輩是也三國如  
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先故世家頃侯卒子

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襲  
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  
公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邶柏舟與淇  
奧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  
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為次此三  
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  
世為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修康叔政百姓和集五  
十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立是為桓  
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  
公而自立九月殺州吁于濮迎桓公子晉於邢而立  
之是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奔  
齊立公子黔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  
子懿公赤立九年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  
公元年卒立弟燬是為文公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  
事明主或言其諡或終始備言或與初見末義相發  
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著明言號諡多則  
文有詳略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云  
莊姜傷已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



而作故序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  
夫人所當出出不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  
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亂風  
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  
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  
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  
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  
詩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  
公詩也鶉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  
老桑中在其間亦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螻蛄相鼠  
于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為狄  
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文公下者後人不  
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公則武公  
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公  
之時則宣公詩也竹竿從上言之亦宣公詩也芄蘭  
刺惠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  
父所出而文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魯  
僖十年即位二十一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

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  
言諡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矣但文公惠公  
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  
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亦宣公詩也伯兮既為  
宣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興詩無  
刺者不得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  
伯兮俱爛於此本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國公以  
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  
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言諡以辨嫌不宜  
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桓公救而  
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定方中皆以此知之也然  
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  
作未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  
時作者是不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  
君而州吁以春弑君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  
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  
柏舟共姜自誓不為其伯詩者以其伯已死其妻守  
義當武公之時非其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武公詩



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  
衛宣公先烝於夷姜後納伋妻邶詩先匏有苦葉後  
次新臺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  
事次也牆有茨鶉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  
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或以事義相類或以  
以先後相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

側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者

見侵害柏木名頃音柏舟五章章六句不

以仁人不遇嫌其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

已之志以言亦泚其流明與小人並列也言不能

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何志相得

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是君不受已之志也四章云觀

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

泚彼柏舟亦泚其流興也泚泚流貌柏木所以宜為

舟也亦泚泚其流不以濟渡也云舟載渡物者今

不用而與眾物泚泚然俱流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

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泚敷劔反泚流

貌者此從王肅注加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微微也隱

痛也云仁人既不遇憂在見侵害微我

無酒以敖以遊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作遨五泚彼至以遊正義曰言泚然而流者是

羔反彼柏木之舟此柏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

不用亦泚泚然其與眾物俱流水中而已以興在列  
位者是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



用亦與衆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  
 恐其害於已故夜徹傲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  
 言憂之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  
 之深非敖遊可釋也○**傳**汎汎至濟渡○正義曰竹  
 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云汎汎楊舟則松楊皆可  
 為舟言柏木所以宜為舟者解以舟喻仁人之意言  
 柏木所以宜為舟猶仁人所  
 以宜為官非謂餘木不宜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傳**

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鑿之察形但知方圓白

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非如是鑿我於衆人之善惡

外內心度知之○監本又作鑿甲暫反鏡也茹如亦

**有兄弟不可以據****傳**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

依言亦有不相據依以為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

道謂同姓臣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彼彼兄弟

蘇路反怒協**疏**我心至之怒○正義曰仁人不遇故

韻乃路反**疏**自稱已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鑿

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鑿之察形但能

知外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偽我心則

可以度知內之善惡非徒如鑿然言能照察物者莫

明於鑿今已德則踰之又與君同姓當相據依天下

時亦有兄弟不可以據依者猶尚希耳庶君應不然

何由亦不可以據乎我既有德又與君至親而不遇

我薄往君所愬之反逢彼君之恚怒不受已志也○  
 責之至姓臣○正義曰此責君而言兄弟者此仁  
 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  
 與已為兄弟也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謂逢  
 遇君之怒以**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君為兄弟也**傳**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志



堅平過於石席

○卷眷勉反注同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傳**君

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不可數也

言已德備而不遇所以慍也

○棣本或作逮同徒帝反又音代選雪克反選

也儼魚檢反本或作

**疏**

我心至可選○正義曰仁人

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直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儼然之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已所以怨○**傳**君子至可數○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

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曉貫習為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昭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

**羣小**

慍怒也悄悄憂貌

**傳**云羣小眾小人在君側

者○悄悄七小反慍憂運反

靚閱既多受侮不少

**傳**

閱病也○靚古豆

反本或作邁侮音武徐又音茂

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傳**

靜安也辟拊

心也標拊心貌

**傳**云言我也

○辟本又作孽避亦反標符小反拊音撫

憂心至有標○正義曰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又小人見困病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侵害故我於夜中安靜而思念之則寤覺之中拊心而標然言怨此小人之極也靚閱既多受侮不少言靚自彼加我之辭言受從已受彼之稱耳○**傳**標拊心貌



○正義曰辟既為拊心即云有標故知標拊心貌謂拊心之時其手標然

**而微**云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虧傷也君道當

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

恣則日如月然○迭待結反韓詩作或音同云或常也**心之憂矣如匪**

**澣衣****傳**如衣之不澣矣云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

**容**澣戶管反憤古對反**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傳**不能如鳥奮

翼而飛去云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日居至奮飛○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為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為與臣更迭而屈伸

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之

不澣憤辱無照察似已之憂煩憤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

**傳**日君至月然○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識

曰兄日姊月又喻兄姊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為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

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為

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

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

**傳**臣不至之至○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肓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

之恩論語註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



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當為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

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

嬖而州吁驕。綠毛如字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

註上僭皆同僭賤念反吁況于反諡。綠衣四章

法云賤而得愛曰嬖嬖卑也媠也。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已也由于賤妾為君所嬖而上僭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已不

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即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

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

憂之而作是詩即是國人作之各因文勢言之非一端不得為例也。綠當至吁驕。正義曰必

知綠誤而祿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

其誤也內司服註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褕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衣者甚眾字或作稅

此綠衣者實作祿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祿衣而禮記有之則祿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為祿衣故

此綠衣亦為祿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故知當作祿也

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亞之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是州吁之母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



而不驕鮮矣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傳興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祿兮

衣兮者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

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眾妾亦以貴賤

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

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音里裏

間間廁之間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

言如麴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彥

反字亦作禮音同王后之服五曰禮衣心之憂矣曷

毛氏云融皆云色亦鄭云色白紗音沙疏綠兮至其已

**維其已**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疏毛以間色

之綠不當為衣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為

衣兮間色之綠今為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

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

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

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鄭以

為婦人之服有祿衣今見妾上僭因以祿衣失制喻

嫡妾之亂言祿兮衣兮祿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為

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

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為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為事

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

何為上僭乎餘同傳綠間色黃正色正義曰綠

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間色黃正色言

問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間

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



掌王后之六服禕衣禴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素紗  
 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祀先公則服禴翟祭  
 羣小祀則服闕翟后以三翟為祭服夫人於其國衣  
 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祭服眾妾不得服之故鞠衣  
 以下眾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司服又曰辨外內  
 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  
 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  
 之服王之三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  
 中矣故注云三夫人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  
 等故為此次也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  
 眾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有三則眾妾亦  
 分為三等蓋夫人下姪姊鞠衣二媵展衣其餘祿衣  
 也知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  
 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  
 弁服皮弁服祿衣以祿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祿衣亦  
 黑也故內服注以男子之祿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  
 亦黑也又子羔之襲祿衣纁袂袂用纁則衣川黑明  
 矣祿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差之則展衣白鞠衣

黃可知皆以素紗為裏者以周禮六服之外別言素  
 紗明皆以素紗為裏也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  
 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  
 為裏獨舉祿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 **綠兮**

**衣兮綠衣黃裳傳**上曰衣下曰裳 **箋**云婦人之服不

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 **嫡**

本亦作適 **疏**綠衣黃裳。毛以為間色之綠今為衣

同丁歷反 **疏**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為裳而處下以與

不正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

表裏與幽顯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

而莊公禮遇有薄厚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祿衣

當以黑為裳今反以黃為裳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  
 謙恭為事今反上僭為事亦非其宜 **箋**婦人至同  
 色。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同故云  
 上下同色也定本集註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  
 于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髮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



裳與衰連故註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  
知非吉凶異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  
襲祿衣纁禡為一稱譏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  
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素裳喪服則斬衰素  
裳吉凶皆殊衣裳也

**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變**云亡之言忘也綠

**兮絲兮女所治兮**

**傳**

綠末也絲本也

**變**

云女女妾上

潛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為也而女反亂之

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

故本於絲也

**傳**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上時掌反衣織於既反下音志

**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傳**

俾使訖過也

**變**

云古人謂制

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

○俾卑爾反沈必履反訖音尤

**疏**

綠兮至訖兮○毛

本或作尤差初賣反又初佳反

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

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為綠即綠為末絲為本猶承嫡

而使妾則妾為卑而嫡為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

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為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

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妾顯故云我

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

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為祿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

衣是汝婦人之所為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絲

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先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

汝賤妾之所為汝何故亂令妾在先而尊嫡在後而

卑是亂嫡妾之禮失本末之行莊姜既見此妾上僭

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

之行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綠末絲本○正

義曰織絲而為繒染之以成綠故云綠末絲本以喻

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

**女妾至於絲**○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

詩

疏

卷

二

十四

及

古

月



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  
 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為也此衣非  
 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所作假言衣之失製  
 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  
 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  
 者以先染絲為本後製衣為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  
 染綠為末箋以製衣為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  
 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  
 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織  
 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絲謂衣  
 織者也

**緜兮綌兮淒其以風**  
淒寒風也  
云緜綌所

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  
淒七西反  
**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  
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  
箋云古之聖人

制禮者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疏  
緜兮至我心

毛以為緜兮綌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  
 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與嫡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今使  
 之翻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緜綌不以當暑猶嫡  
 妾不以其禮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  
 我之心。鄭以為言緜兮綌兮不以當暑今以待淒  
 然寒風失其所以與賤兮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  
 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  
 次序令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之心也。  
傳  
淒寒風  
正義曰四月云秋曰淒淒皆寒涼之名也此連云  
以風故云寒風也  
傳  
古之君子  
正義曰傳以章  
首二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故以為思古  
之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  
箋云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  
人制禮者  
正義曰箋云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  
以為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有序則妾不得上  
僭故  
思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

名完莊姜以為已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

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

反戴嬀居危反戴謚也嬀陳姓也完字又作兒俗

音丸卽衛桓公也殺如字又申志反見賢遍反

**疏**燕燕四章章六句至歸妾正義曰作燕燕詩

經所陳皆訣別之後述其送之事也

至已志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

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

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

四年春州吁殺桓公經書弑其君完是莊姜無子

完立州吁殺之之事也由其子見殺故戴嬀於是

大歸莊姜養其子與之相善故越禮遠送於野作

此詩以見莊姜之志也知歸是戴嬀者經云先君

之思則莊公薨矣桓公之時母不當輒歸雖歸非

莊姜所當送歸明桓公死後其母見子之殺故歸

莊姜養其子同傷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

大歸者不反之辭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

左傳曰大歸也以歸寧者有時而反此卽歸不復

來故謂之大歸也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為夫人

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亦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



燕燕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

羽云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與戴嬀將歸顧視

毛詩疏

卷之二十六

及古閣



其衣服

○差楚佳反又楚宜反池如字  
鳥音乙本又作乙郭鳥拔反

之子于歸遠

送于野

傳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

郊外曰野

傳云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

乃至野者舒已憤盡已情

疏野如字協韻羊汝反  
云協句宜音時預反

後放此憤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傳瞻視也  
○涕他禮反徐又音

弟

傳燕燕至如雨○正義曰燕燕往飛之時必舒張

視其衣服從此而去是此去之子往歸於國我莊姜

遠送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已雷而彼

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

也上二句謂其將行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一句言既

訣之後○傳燕燕鳥云嵩周燕燕鳥

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嵩周各燕燕又名鳥郭璞曰

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鳥乙字異音義同郭

氏一音鳥拔反○傳差池至衣服○正義曰差池者

往飛之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

飛時尾亦舒張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

羽之差池喻顧視衣服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頡

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聲故以上下其音喻

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次○傳婦人送迎不出

門○正義曰僖二  
十二年左傳文  
傳燕燕于飛頡之頡之  
飛而上曰

頡飛而下曰頡  
傳云頡頡與戴嬌將歸出入前却頡

戶結反頡戶郎反上  
時掌反篇內皆同也  
傳此及下傳上音下音皆無文

以經言往飛之時頡之頡之明頡頡非一也故知上

曰頡下曰頡下經言下上其音音無上下唯飛有上  
下耳知飛而上為音曰上  
音飛而下為音曰下音也  
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傳將



行也

**箋**

云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傳** 佇立久

立也

**呂反**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傳**

飛而上曰上音

飛而下曰下音

**箋**

云下上其音與戴嬌將歸言語感

激聲有大小

**歷反**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傳**

陳在衛

南

**南** 南如字沈云協句宜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實是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傳**

仲戴嬌字也任大

塞瘞淵深也

**箋**

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

友睦婣任恤

**任入林反**

沈云鄭而鳩反塞瘞於例

反崔集註本作實行下孟反下篇同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傳**

惠順也

**箋**

云溫謂顏色和也

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傳**

勗勉也

**箋**

云戴嬌思

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

姜白謂也

**勗凶玉反**

仲氏至寡人

**正義曰**

莊

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

而深遠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

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

勉寡人以禮義也○鄭唯任字為異言仲氏有任之

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 仲戴至任大○正義曰婦

人各以各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

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詁文也定

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箋** 任者至任

恤○正義曰箋以此二句說戴嬌之操行故知為任

禮注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

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箋** 戴嬌至



禮義。正義曰：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吳模云：為託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

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難乃旦反，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

困窮而作。是詩也。誤。疏曰：日月四章章六句，至困窮之詩者，誤也。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傳

日乎月乎照臨之也。

箋

云日月

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也。

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傳

逝逮古故也。

箋

云之人是

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

初時。

○處昌慮反。又昌呂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傳

胡何定止

也。

云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

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完也。

○顧本又作頤。如字。徐音古。此

亦協韻也。

疏

日居至我顧。正義曰：言日乎日以照臨下土，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

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此是其常道。今乃

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我夫人，不以古時恩意處遇

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

尚不得所於衆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逝逮。正義曰：釋言

文也。又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

云不及我，以相好皆為及也。故下章傳亦宜倒讀云



不及我以故處也雖倒義與鄭同但鄭順經文故似與傳異耳。**傳**是其至定完。正義曰此本傷君不答於已言夫婦之道尚如是於眾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是不能定事之人鄭引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為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為已子不言為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非也。**日居月諸下**

**土是冒傳**冒覆也。**變**云覆猶照臨也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傳**不及我以相好**變**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已薄也。王崔申毛如字**胡能**

**有定寧不我報傳**盡婦道而不得報日居月諸出自

**東方傳**日始月盛皆出東方。**變**云自從也言夫人當

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音聲良

善也。**變**云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也。語魚**胡能有**

定俾也可忘**變**云俾使也君之行如此何能有所定

使是無良可忘也。**疏**日居至可忘。正義曰言日乎

東方言月盛之時有與日同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

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乘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

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莊公會無良善

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遠已不與之同位失月配

日之義君之行如是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



仲伸則與君同居尊位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無善**至於我。○正義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

**母兮畜我不卒**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者言已

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

**定報我不述**傳述循也**變**云不述不循禮也。○述本亦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

**正猶止也**終風四章章四句至不能正。○正義曰暴與難一也遭困窮是厄難

之事故上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之事故此篇言暴此經皆是暴戾見侮慢之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傳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

侮之也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興者喻州吁之

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在莊

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詩云西風

也**謔浪笑敖**傳言戲謔不敬○詐許約反浪力葬反

笑俗字也悉妙反敖五報反**中心是悼**云悼者傷其如是然而

已不能得而止之終風至是悼。○正義曰言天既

州吁既不善而其間又有甚惡在我莊姜之傍顧視

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已莊姜無如之何



起然則為風之暴疾故云疾也。傳言戲謔不敬。正義曰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萌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為不敬淇與云善戲謔兮明非不敬也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又莫戒反雨于傳反風而惠然肯來傳言時有順心也。變云肯可也

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如字古

協思韻多音 黎他皆放此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傳人無子道以來

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變云我思其如是心

悠悠然。如字。我思。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

吁常為不善又有甚惡恚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在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悔慢

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子道以來事已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為異以上云顧我則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為若有順心則可來我傍既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傳霾雨土。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傳人無至加之。正義曰以本由子不事已已乃不傳以母道往加之故先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傳陰而風曰曠。變云有又也既竟日風且復曠不見日矣而又曠者喻州

吁闇亂甚也。復扶富反。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傳嚏

哈也。變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







常陰也言晴復晴則陰晴之甚也爾雅云陰而風為  
晴則此晴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晴連終風此則  
常陰故直云晴有風可知也。團暴若至虺然。正  
義曰雷雨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為震雷奮  
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  
曰燁燁震電皆此類也

###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

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兵以

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

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

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

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

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

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

人伐鄭是也伐鄭在魯隱四年。將于亮反註將

亦作憑皮冰反蔡從。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

才用反下陳蔡從同。正義曰作擊鼓詩者怨

州吁也由衛州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

仲為將而與兵伐鄭又欲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

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與刺皆自下  
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小  
異耳故論語註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  
也言用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  
者謂戰器為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  
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左傳曰



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將者至隱四年○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弑君至九月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為成也告陳與宋成其伐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未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也宋殤公之即位公子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為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為平三十七年即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者杜預云諸

侯雖篡弑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子馮將為君之害言以賦與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主今伐鄭之謀州吁為首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之下者服虔云衛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為主故不言告陳之事此言平陳與宋故箋兼言告陳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鏜然擊鼓聲也使眾皆踊躍用

兵也  
云此用兵謂治兵時  
○鏜吐  
土國城漕我獨

**南行**  
漕衛邑也  
云此言眾民皆勞苦也或役土



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

尤勞苦之甚

音曹○漕擊鼓至南行○正義曰言州吁

此鼓其聲鏗然使士眾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

征伐為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

我獨見使南行不得在國也○傳鏗然至用兵○正

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闔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

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

其鼓而眾皆踊躍用兵也○傳此用兵謂治兵時○

正義曰以下始云從孫子仲在路之事故知此謂治

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傳漕衛

邑○正義曰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

於漕邑是也○傳此言至之甚○正義曰州吁虐用

其民此言眾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為尤

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註云力

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輕於土功而尤

尤苦者以州吁用兵暴亂從軍出國恐有死傷故為

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

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

二十從役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也戎事則韓詩

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

也蓋力政用力故取丁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

陳與宋傳

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傳云仲

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

蔡從不我以歸憂心有仲傳

憂心仲仲然傳

云以猶

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

之○仲勅

傳

從孫至有仲○正義曰國人從軍之士



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忡忡然豫憂不得歸也。傳孫子至文仲。正義曰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諡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諡序從後言之故以諡配字也。傳憂心忡忡然。正義曰傳重言忡忡者以忡為憂之意宜重言之出車云憂心忡忡是也。傳與我至豫憂之。正義曰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爰居爰處爰喪其馬。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爰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

今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喪息浪于反註同

以求之于林之下。傳山木曰林。爰云于於也求不還

者及亡其馬者當於山林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

故處近得之。處昌慮反。爰居至之下。正義曰

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病亡當在其下故令家人於林下求之也。傳有不不至馬者。正義曰此解從軍之人所以言爰居爰處者由恐有不還者也言爰喪其馬者恐有亡其馬者故也。傳不還至馬乎。正義曰古者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死傷及病兼步卒亡其馬唯甲士耳。傳軍行至得之。正義曰以軍行為所取

給易必依險阻故於山林也是以肆師云祭兵於山川註云蓋軍之所依止也求其故

處謂求其所依止之處近於得之。死生契闊與子成

說。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爰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



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  
志在相存救也。契本亦作挈同苦結反闊若活反韓詩云約束也說音悅數色王反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傳偕俱也。云執其手與之約

誓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偕音皆與之約如字又於妙

反下同一本作與疏死生至偕至。○毛以為從軍之

共處契闊勤苦之中親莫是過當與子危難相救成

其軍伍之數勿得相背使非理死亡也於是執子之

手殷勤約誓庶幾與子俱得保命以至於老不在軍

陳而死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

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成男女之數相扶持俱老

此似述毛非毛旨也卒章傳曰不與我生活言與是

軍伍相約之辭則此為軍伍相約非室家之謂也。○

鄭惟成說為異言我與汝共受勤苦之中皆相悅愛

故當與子成此相悅愛之恩志在相救餘同。○傳契

闊勤苦。○正義曰此敘士眾之離連云死生明為從

軍勤苦之義則契闊勤苦之狀。○傳從軍至伍約。○

正義曰大司馬云五人為伍謂與其伍中之人約束

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

手相約必與親近故昭二十一年左傳曰不死伍乘

軍之大刑也是同伍。傳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傳不與我

生活也。傳云州吁阻兵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

叛親離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歎之闊兮女

不與我相救活傷之。傳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傳

洵遠信極也。傳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

○洵呼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負傳于

負亦遠也信毛音申案信即古仲字也鄭如字傳嗟



至信兮。毛以為既臨伐鄭軍士棄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歎而傷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闕兮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性命得申極兮乖闕與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為異言從軍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活義相接成也。州吁至傷之。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眾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眾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時州吁自行言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用故眾叛親離棄其約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關兮洵兮之歎也。傳信極。正義曰信

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伸  
卽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 擊鼓五章章四句



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之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註

毛詩國風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

孝子自責之意

**疏**凱開爾。凱風四章章四句至志

者美孝子也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故美孝子能自盡其



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是詩而成其孝子  
自責之志也此舉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故云  
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子者不能安  
室可知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經皆自責之辭將欲  
自責先說母之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  
氏之養已以下自責耳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  
也定本而成其志。**箋**不安至之意。正義曰以  
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  
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  
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  
母心也以美其能慰母心故知成  
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

養棘難長養者**箋**云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

七子也

棘居力反俗作棘樂音洛  
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

**棘心天天母氏**

**劬勞****傳**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箋**云天天以喻七子

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天於驕反劬其  
俱反少詩照反

**疏**凱風至劬  
勞。正義

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  
故棘心天天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已慈愛之  
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  
者凱風吹而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  
長我母氏實亦劬勞病苦也。**傳**南風至長養。正  
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  
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性樂養萬物又  
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長養者  
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  
**箋**云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彼棘薪****傳**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傳**聖

叡也

**箋**云叡作聖令善也母乃有叡知之善德我七



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悅歲

反下同知音疏凱風至令人。正義曰言凱風樂夏

使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能以已慈愛之情養我七

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養七

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叡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

善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而欲嫁也。傳棘薪其

成就者。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天天是棘之初生風

長之也此不言長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

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是薪者木成就。傳聖

叡。正義曰聖者通智之名故言叡也箋申說所以

得為叡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叡作聖故得為叡

也洪範云思曰叡注云叡通於政事又曰叡作聖注

云君思叡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叡謂君也聖謂臣

也所以得為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叡

而致臣聖則叡聖義同此母氏聖善人之

齊聖皆以明智言之非必要如周孔也。**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傳云

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

樂以興七子不能如也。傳有子七人母

**氏勞苦**。傳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

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

得逸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

寒泉之不如又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

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

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母淫故

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勞謂少長七

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思嫁

與上不同也。傳浚衛邑。正義曰于旄云在浚之



云喻七子不能如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已成長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則以寒泉黃鳥喻七子可知也  
**現皖黃鳥載好其音**  
**傳** 現皖好貌  
**箋** 云現皖以興

顏色說也好其音者興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

如也  
**○** 現胡顯反皖華板反說音悅下篇註同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傳** 慰

安也  
**傳** 現皖至母心  
**正義** 曰言黃鳥有現皖之容

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使有去

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

責言黃鳥之不如也  
**○** 現皖至令順  
**正義** 曰與必以類現皖是好貌故與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與辭令也論語曰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

###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

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傳** 淫亂者荒放

於妻妾烝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

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

**○** 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  
重出恤本亦作卹數色角反烝之升反  
**傳** 四章

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 曰男既從役於外女則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  
**○** 淫亂至君子  
**正義** 曰淫謂色欲過度亂謂犯悖人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

烝於夷姜以解亂也  
大司馬職曰外內無以興於禽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興於禽



獸然則宣公由上烝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  
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烝夷姜下  
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刺襄  
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  
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故言淫耳若非其  
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  
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  
放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  
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烝者服虔  
云上淫曰烝則烝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  
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  
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墻有茨云公子  
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悝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  
皆上淫也蘇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為太子  
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總名故服  
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  
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  
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

亂為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  
箋於此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  
葉譏雉鳴求其牡夫人謂夷姜則此亦為夷姜明  
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序  
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  
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為曠女為怨曠空也謂空無  
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  
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  
黃云何人不矜也此相對故為男曠女怨散則通  
言也故采綠刺怨曠經無男子則總謂婦人也大  
司徒云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俱兼是  
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違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  
綠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  
君子於外非禮故并刺婦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

泄泄然

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



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

○泄移世反訊音信又音峻字又作

迅**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傳詒遺伊維阻難也云懷

安也伊當作繫繫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

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本亦

作詒以之反遺維季反沈羊類反難乃旦反下同繫烏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行同朝直遙反

至伊阻正義曰毛言雄雉往飛向雌雉之時則泄

泄然鼓動其羽翼以興宣公往起就婦人之時則奮

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也又數

起軍旅使大夫久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

婦人之時即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

從軍久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

君伊訓為維毛為語助也鄭唯以伊字為異義勢同

也伊當至患難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小明云自詒伊感

為義既同明伊有義為繫者故此及蒹葭東山白駒

各以伊為繫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為

繫可知此云自詒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所引

並與此不同者杜預云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云下

逸詩也故文與此異上其音與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

上其音與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掌反展矣君

子實勞我心傳展誠也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

君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君若不然則我無軍役

之事疏雄雉至我心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下

語心怡悅婦人宣公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

之故以君行訴於君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

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

從役乃追傷君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

毛詩流



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傳。瞻視也。箋。云日月之行迭

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

之女怨之辭。女怨如字。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箋。云

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傳。瞻彼至能來。正義曰

我視彼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

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遙亦云遠矣我之君子

何時可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云爾女也女

使我望之也。衆君子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行事君

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行下孟反。不伎不求何

用不臧。傳。伎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

求備於一人其行何用為不善而君獨遠使之在外

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伎之跛反字書云很。疏。百

至不臧。正義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

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征故問之云汝為衆之君子我

不知人何者謂為德行若言我夫無德而從征也則

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於一人其行如是

何用為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雄雉四章章四句。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夫人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夫人

謂夷姜。傳。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至淫亂。正義

曰並為淫亂亦應刺夫人獨言宣公者以詩者主為規諫君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也故經首章三章責公不依禮以娶二章卒章責



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夫人謂夷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為公所要故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為明是夷姜求宣公故云並為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傳**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

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

**傳**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

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

音薄

交反瓠戶故反上時掌反下皆同處昌慮反

**深則厲淺則揭**

**傳**以衣涉水

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

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

濟也

**傳**云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

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記耦

○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砾云履石渡

水也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苦例反褰衣渡水也揭

揭褰衣長張丈反為之于偽反求妃音配本亦作配

下匏有至則揭。毛以為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

同**疏**深涉不可渡以興禮有禁法不可越又云若過

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必渡以興用

禮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禮隆時儉則禮殺遭時

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

不可廢禮君何為不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

乎。鄭以為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



之相配而反犯禮而烝於夷姜乎。傳匏謂至可食。正義曰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匏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似禮禁不可越也。傳以二事為一興詩有此例多矣。涉言深不可渡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傳由膝以上為涉後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揭褰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禪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為揭者畧耳。涉者渡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

乘舟也。褰裳涉洧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為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衣涉為厲也。見水不没人可以衣渡。故言由帶以上其實以由膝以上亦為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為涉。傳因爾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涉亦非深淺之名。既以深淺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瓠葉至問名。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錄云必以昏時者取陽往陰來



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禮云令會男女則八月亦  
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匏葉苦渡  
處深為記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雖雖鳴雁旭日始旦  
陳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  
昏禮之始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  
昏禮納采用雁賓既致命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雁請  
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  
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以後請期以前皆  
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迎乃行故  
下箋云歸妻謂請期未未散正身中以前也二三月可  
以為昏禮以二月當成昏則正身中當請期故云迨  
冰未泮則冰之未散皆可為之以言及故云正月中  
非謂唯正月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  
十始親迎然則女未二十納采之禮雖仲春亦得行  
之不必要八月也何者仲春亦陰陽交會之月尚得  
親迎何為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時得行納采非  
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禮**遭時至自濟○正義  
曰此以貧賤責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

宜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  
之始故禮記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辱  
與婦之名際會謂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  
不可無禮况昏姻人道之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  
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不行禮將無以自濟言  
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既以至如耦○正義曰  
箋解上為記時此為喻意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  
深淺為喻則上非喻此非記時也男女才性賢與不  
肖者若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如聖人得禮之  
宜言長幼者禮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  
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三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敵  
以才性長幼而相求是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如耦

**有瀾濟盈有鷺雉鳴****傳**瀾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

所難也鷺雉聲也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  
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



云有瀾濟盈謂過於厲喻犯禮深也。瀾彌爾反鷺以水反沈雉皎

反雌雉聲或一音戶了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且反下同沃音逸行下孟反濟盈不

濡軌雉鳴求其牡。**傳**濡漬也由輈以上為軌違禮義

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

**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

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濡而朱反軌

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直音犯按說文云軌

犯車轄頭所謂軹也相亂故具論。**說**有瀾至其牡。

然深水者人所畏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興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

禮不顧其難又言夫人犯禮猶有鷺雉鳴也有鷺然

求其妃耦之聲者雌雉之鳴以興有求為淫亂之辭

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於公是不顧禮義之

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濡其

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違禮

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

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雌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

之牡非其道以興夷姜母也乃媚悅為子之容非所

求也夫人非所當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傳**瀾深至之行。正義曰下言雉求其牡則非雄雉故知鷺雌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則雄雉之鳴曰雌也言衛夫人有淫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解有鷺雉鳴也不顧禮義之難解有瀾濟盈也致使公有淫昏之行解所以責夫人之意也以經上句喻夫人不顧禮義之難解下句言其事故傳反而覆之也言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謂以顏色言辭怡悅於人令人啓發其心使有淫泆之志雌雉之鳴似假人以辭并言授人以色者以為辭必怡悅顏色故



連言之。箋有瀕至禮深。正義曰前屬衣可渡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屬以喻犯禮深。傳由軻至牝牡。正義曰說文云軻車轍也。軻車軻前也。然則軻前謂之軻也。非軻也。但軻聲九軻聲凡於文易為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軻范乃飲。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軻祭軻乃飲。軻與軻於車同。謂軻頭也。軻與范聲同。謂軻前也。軻人云軻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軻謂軻前也。書或作軻。玄謂軻是軻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軻之所樹持車正者。大馭云祭兩軻祭軻乃飲。註云古書軻為軻。軻為軻。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軻當作軻。軻謂兩軻。範當為軻。軻車軻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軻為正也。然則諸言軻前皆謂軻也。小戎傳曰陰揜軻也。箋揜軻在軻前。垂軻上文亦作軻。非軻也。軻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途九軌。註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軻輪小穿也。軻車軸端也。考功記註鄭司農云軻軻也。又云軻小穿也。玄謂軻轍末也。然則轍木軸端其在軻處而有軻。軻二名亦非軻也。少儀

註云軻與軻於車同。謂軻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軻。軻當大馭之軻。故並其文而解其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軻字誤當為軻也。此經皆上句責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釋之言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求其牡也。違禮義者即濟盈也。不由其道者猶雉鳴求其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走曰牝。壯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狐是也。鄭志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言。夫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走牡為喻。傳所以并解之也。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傳雝雝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

**傳**

雝雝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

**箋**

云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

馬。白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



好字林呼老友昕許巾反請音情又七井反下同迎魚敬反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傳**迨及泮散也

**箋**

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

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

迨音殆

**說**

雖雖至未泮。毛以為宣公淫亂不娶夫人故陳正禮以責之言此雖雖然聲和之鳴雁當於旭然日始且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言士如使妻來歸於已當及冰之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乎。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為異。○**傳**雖雖至之時。正義曰雁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舜典云二生註云納羔雁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餘皆用雁也親迎雖用雁非昕時則此雁不兼親迎前經謂納采下經謂親迎總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大昕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言大昕也禮

記註大昕謂朔日者以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若非朔日恒日出皆可無為特言大昕之朝故知朔日與此不同。○**傳**雁者至用昏。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註云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且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註釋其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木雁隨陽無陰字又言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雁非徒納采而已唯納徵不用雁亦用昕此總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於此文不兼親迎耳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歸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也。○**傳**歸妻至昏矣。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已謂請期也以正月尚魚上負冰故知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為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



凍出車云雨雪載塗謂陸地也其水必二月乃散招故溱洧箋云仲春之時冰始散其水渙渙然是也

**招舟子人涉叩否**傳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

渡者叩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

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

否○招照遙反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叩五郎反我也本或作仰音同號戶羔

反**人涉叩否叩須我友**傳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

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

禮義昏姻不成疏招招至我友。正義曰言招招然

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

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興招招然欲會合當嫁

者是為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待我匹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耳夫人何以不禮而與公淫乎。傳招招號召之貌。正義曰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

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箋新昏者新所與為

昏禮○谷古傳谷風六章章八句至敗焉。正義

之道以至於離絕言衛人由化效其上故淫於新

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此

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已見遇非道淫



於新昏之事  
六章皆是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傳**

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

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

嗣生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傳**

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

心也

**傳**

云所以黽勉者以為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宜

。黽勉本亦作僇莫尹反  
黽勉猶勉勉也譴遣戰反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傳**

葑

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

**傳**

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菘

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

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

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

。葑采容反  
徐音豐字書

作豐孚容反草部疏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按

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菘音蒿菲妃鬼反

芴音勿爾雅云菲芴又云菲葍菜郭以菲芴為土瓜

解葍菜云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莖可耕反蔓音萬

本又作蕪音無菁音精又子零反菘音福本又作菘

音富爾雅菘菘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并

俾正反  
又如字**德音莫違及爾同爰**  
**傳**云莫無及與也夫婦

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爰顏色斯須

之有**傳**習習至同爰。正義曰習習然和舒之谷風  
以陰以雨而潤澤行百物生矣以興夫婦和  
而室家成即繼嗣生矣言已黽勉然勉力思與君子  
同心以為夫婦之道不宜有譴怒故也言采葑菲之  
菜者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以興為室家之  
法無以其妻顏色之衰并棄其德何者夫婦之法要



道德之音無相違即可與爾爾君子俱至於死何必顏色斯須之有乎我之君子何故以顏色衰而棄我乎也。○**傳**東風至嗣生。正義曰東風謂之谷風釋天文也。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此喻夫婦故取於生物小雅谷風以喻朋友故直云潤澤行恩愛成而已。○**傳**葑須菲芴。此二菜至之類。正義曰釋草云須葑從孫炎曰須一名葑從坊記註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機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蕪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蕪與葑字雖異音實同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從也蕪也芥也七者一物也釋草又云菲芴也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蕪類也釋草又云菲芴菜郭璞曰菲草生下涇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機云菲似蕪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謂之蕪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爾雅菲芴與蕪菜異釋郭註似是別草如陸機之言又是一物

某氏註爾雅二處引此詩即非也芴也蕪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蕪而非蕪故云蕪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蕪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蕪類謂菲也。○**傳**皆上下至之禮。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註云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與此異也。行道遲遲中心有

**違**遲遲舒行貌違離也。云徘徊也行於道路之

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傳**違如字韓。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

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

裁於門內無恩之甚。○畿音祈訣音決本或作決裁

本作裁至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茶苦菜也。云茶







**傳** 閱容也

**箋**

云躬身遑暇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

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也

音悅

**說**

涇以至我後。正

子苦已又本已見薄之由言涇水以有涇水清故見  
涇水濁以與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本涇水  
雖濁未有彰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  
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并而善惡別新昏既駭已為  
惡君子益憎惡於已已雖為君子所惡尚澁澁然持  
正守初其狀如泚然不動搖可用為室家矣君子何  
為安樂之新昏則不復潔飾用我已不被潔用事  
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我魚梁無發我魚筍  
以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必有  
盜寵之過然雖禁新昏夫卒惡已至於見出心念所  
生已去必困又追傷遇已之薄即自諛言我身尚不  
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孫乎母子至親當相  
憂念言已無暇所以自怨痛之極也。 **補** 涇渭至河

異。正義曰禹貢云涇屬渭汭註云涇水渭水發源

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又引

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并頭山東南至京

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此以涇濁

喻舊室以涇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

竝而善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 **補**

涇水至喻焉。正義曰此婦人以涇比已箋將述婦

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意涇水言以有涇故入見謂

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見謂

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故也定本涇

水以有涇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碩其泥

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

見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

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

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絕去此婦人既絕至

涇而自比已志邨人為詩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

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之交此詩所述似

是庶人得越國而昏者左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



卽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夫送者以束錦是士得外娶卽庶人得越國娶明矣。**傳**魚至捕魚。正義曰潔者飾也謂不潔飾而用已也。**傳**魚者捕魚之器卽梁爲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卽亦爲魚梁也有孤云在彼洪梁傳曰石絕水曰梁候人云維鵜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白華亦云有鴛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在還之處卽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註云梁絕水取魚者白華箋云鴛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鴛之性貪惡而今在梁表記註云鴛洿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魚梁明矣周制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符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障水空中承之以符故云符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

爲梁以取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爲梁之類皆謂橋梁非絕水故月令註云梁橫橋是也。**傳**母者喻禁新昏。正義曰以母禁辭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令之我家也故角弓箋云母禁辭說文云母從女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故母爲禁辭。○我身至子孫。正義曰以此婦人去夫故知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耳小弁云太子身被放逐明恐身歿之後憂其父更受讒故文同而義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傳**舟船也。云方泝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泳音詠泝音孚。易夷豉反下同。何有何人。勉求之**傳**有謂富也。○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亾乎吾其黽勉勤力爲求之有求多亾求有爲。



于偽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

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况我於君子之

家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疏喻親也

○匍音蒲又音扶匍蒲非反一

音

就其至救之。毛以為婦人既怨君子棄已反

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水深淺期

於必渡以與已於君子之家事若值其難也則勤之

勞之若值其易也即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

匪直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

所富有乎何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

以君子家事已皆勉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

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之疏猶能如是况我於

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已所以盡力也而君子

弄已故怨之。鄭唯何有何以爲小異。○舟船。○

正義曰用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也

虛註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爲之曰虛即古又

名曰虛總名皆曰舟。○有謂富曰謂貧。○正義曰

以有謂有財故云富曰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

皆勉力求之。○有求多曰求有。○正義曰以有無

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故言有求多曰求有

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爲有曰故易傳。○匍匐言

盡力。○正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爲盡力生民

云誣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爲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

問喪註云匍匐猶顛歷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

之狀其盡力顛歷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

營護凶事若有贈贈也

不我能慙反以我爲讎

慙

養也。○慙許六反毛與也說文起

既阻我德費用不售

傳

也樂音洛惡鳥路反下皆同

阻難也。云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而事



之覬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

賈音古市也售市救反

難乃旦反下難卻同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傳育長

鞫窮也

傳

云昔育育稚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恐至

長老窮賈故與女顛覆盡力於眾事難易無所辟

本亦作謝居六反覆芳服反註同長張丈反下皆同

稚本亦作辨直吏反賈求位反乏也辟音避本亦作

避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傳云生謂財業也育謂長老

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視我如毒螫

言惡已甚也

螫失石反惡烏路反

傳

不我至于毒。毛以為

善道養我何故反以我為讐乎既不被恩遇又為善

不報故言既難卻我而隱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

已被隱蔽矣今我更修婦道以事之覬其察已而猶

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已本勤勞以責之言

我昔日幼稚之時恐至長而困窮故我與汝顛覆盡

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

老矣汝何為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已至甚不我

能惱當倒之云不能惱我。鄭唯不我能惱為異。

傳惱養傳惱驕至惡我。正義曰偏檢諸本皆云惱

養孫毓引傳云惱與非也爾雅不訓惱為驕由養之

以至於驕故箋訓為驕驕者至恩之辭讐者至怨之

稱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駭至惡。

箋

昔育至所辟。正義曰以育得兩訓故釋言為稚

釋詁為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

下云既生謂財業又以距勉匍匐類之故顛覆為盡

力若黍離云閔周室之顛覆抑云顛覆厥德各隨其

義不與此同。傳生謂財業。正義曰以上云昔年

稚恐窮以生對窮故為財業以財由人而生之故大

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

者眾食之者寡是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傳旨美

及古

詩流

卷之三



御禦也。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本亦作畜勅六反御魚據反下同禦也。宴爾新昏以我御

窮。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也肆勞也。我如旨蓄有泲有潰既詒我肆。

泲泲武也潰潰怒也肆勞也。云詒遺也君子泲泲然潰潰然無溫潤

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泲音光潰戶對反韓詩不念昔者

伊余來暨暨息也。云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

暨許器反我有至來暨。正義曰婦人怨其惡已得

新昏而見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

乏無之時猶君子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以我禦窮

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

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欲棄已故有泲泲

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恚怒之色於我又盡遺我以

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也

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

者因亦已之禦窮伊辭也。君子至旨蓄。正義

曰上經與此互相見以舊室比旨蓄新昏以比新菜

此云宴爾新昏則上宜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旨蓄

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棄旨蓄猶得新昏而棄

已又言已為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富貴也。已言為

致富耳言貴者協句也。肆勞。正義曰

釋詁文爾雅或作勸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寓寄也黎侯為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寓寄也黎侯為



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杜預云在上黨壺

關縣寓于音式微二章章四句至勸以歸。正遇于又作乎義曰此經二章皆臣勸以歸之辭

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君也。黎侯至勸之。

正義曰以旄丘之敘故知為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泥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

**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云式微式微者微乎微

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畱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微

**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微無也中露衛邑也云我

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式微至中露

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等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為久處

於此中露鄭以式微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公在此皆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式用。正義曰釋

言文左傳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為用此勸君歸國以為君用中國之道

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為密也。式微至發聲。正

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不取式為

義故云發聲也。中露衛邑。正義曰以寄於衛

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泥中皆衛邑也。我若至之辭。正義曰主憂臣

勞主辱臣死故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自言已勞以勸君歸是極諫之辭式微式



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傳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傳衛康

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

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旄丘音

古北字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莖云莖丘也亡

周反又音毛山部又有莖字亦云莖丘亡付反又

音旄率所類反禮記云十國以傳旄丘四章章四

為連連有率佐牧州牧之佐○句至於衛○正義曰作旄丘詩者責衛伯也所以責之者以狄人迫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為州作當

修連率之職以救於已故奔之今衛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不救於已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

衛而作此詩也狄者非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云奪黎氏地三

也服虔曰黎侯之國此詩之作責衛宣公宣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

為狄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彼奪地是赤狄此雖言狄人迫逐

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率率

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註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因

千里之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皆謂州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

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以為連連

有帥是也不言屬率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為連此詩周事有連

及古周



率之文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修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之不使連率救已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也此敘其責衛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者以衛為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也若之不使亦是責衛伯也。

**變**衛康至為牧。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牧是州牧伯佐之是州伯也知者以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侯為牧伯佐之也宣公為侯爵見於春秋明矣今而本之康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因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召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稱侯頃侯夷王始為侯又平王命武公為公不恆以康叔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為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公謂為三

公爵仍侯也此云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為方伯而以為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者此若是一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為二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若諸侯之身相為長耳王制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註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註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大宰職云建其牧立其監註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邢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為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



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月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侯為州牧也九伯伯為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伯則九人若王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為牧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二伯上公為之八命作牧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人天子之國曰牧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為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爵而為伯者鄭志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為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傳曰郇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為州伯則郇侯侯爵而有賢德亦為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為伯為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為伯伯為牧者故周禮八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

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

闕也云土氣緩則葛生關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

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蔓延以戰反又音延叔兮

伯兮何多日也傳日月以逝而不我憂云叔伯字

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

而不來女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



**疏** 旄丘至多日也。毛以為言旄丘之葛兮何為闕之連屬兮以當蔓延相及以興方伯之國兮何為使已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已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鄭以為言旄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長皆闕節以興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傳** 前高至誕闕。正義曰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修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葛闕節延蔓相及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為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闕也謂葛節之間長闕故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箋** 土氣至疏廢。止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責諸臣將由疏廢而責之故以此上氣和緩生物能殖故葛生闕節以喻君政解緩不恤

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凡興者取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喻惡君為難也。**傳** 日月至我憂。正義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已來之夕言日月至以往矣而衛之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我。**箋** 叔伯至以齒。正義曰鄭以呼為叔伯是責諸臣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即求復矣衛且處之二邑許將迎而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汝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爵命自有高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傳** 言與仁義也**箋** 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仁義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傳** 必以有功德**箋** 云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不務功德也



**疏**何其至有以也。正義曰黎之臣子既責衛之諸臣故又本已之情而責之言我何其久處於也必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為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傳**言與仁義又曰必以有功德。○正義曰此言必有與下言必有以言二者別設其文故分為仁義與功德言仁義者謂迎已復國是有仁恩且為義事已得國由仁義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必為仁義據其事為功德心先發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己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已望彼以事與已唯仁義功德耳故傳此言與仁義不云必由與自彼來下云必有功德。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傳**大夫是自已情故云必也。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箋云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

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

○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如容反蒙戎亂貌按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若苦而行下孟反下同

**今伯兮靡所與同**無救患恤同也。云衛之諸臣

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狐裘至

毛以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戎車乎何為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官迎已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鄭唯下二句為異。○**傳**大夫至來東。○正義曰以責衛諸臣不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註云蓋玄



衣之裘禮無玄衣之名鄭見玄緇衣以裼之因言蓋  
 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之裘也大夫士  
 玄端裳雖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王  
 藻註云君子大夫士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  
 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  
 傳曰士薦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  
 傳為說不東者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申之云黎國  
 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  
 縣有黎亭是

在衛之西也 **瑱兮尾兮流離之子** **傳**瑱尾少好之貌

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 **傳**云衛之

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 **傳**璵依字作瑱  
 素果反流音留

本又作鷓離如字爾雅云鳥少美而長醜為鷓鷃草  
 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少詩照反  
 下同長竹丈反愉 **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傳**衰盛服也  
 以朱反樂音洛

充耳盛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塞耳無

聞知也人之耳聾恆多笑而已 **傳**衰本亦作衰由救

稱尺證反 **瑱**瑱兮至充耳。毛以為黎之臣子青衛

聾曾工反 **瑱**諸臣言瑱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

之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與衛之

諸臣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為樂

也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汝徒衣衰然之盛服汝有

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之也。鄭以為衛之諸臣  
 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責之言流離之子  
 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與衛之臣子初有小善終無  
 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兮  
 伯兮汝顏色衰衰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恨其  
 不納已故深責之。 **傳**瑱尾至微弱。正義曰瑱者  
 少貌尾者好貌故并言少好之貌釋訓云瑱瑱小也



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為鷓鴣陸幾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鴣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鷓鴣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已之辭故以此章為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為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愉樂作流離而無德以治國家終必微弱也定本愉樂又音之

### 旄丘四章章四句

云云

### 毛詩註疏卷第二之二

### 毛詩註疏卷第二 二之三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 毛詩國風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

王者也 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

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 簡兮三章章六句至王者正義曰作

從水亦 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衛之賢者仕

於伶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為王臣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







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

**傳**

云簡擇將

且也擇兮擇兮者爲且祭祀當萬舞也萬舞于羽也

○爲于  
偽反

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傳**

教國子弟以日中爲

期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

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

○胥息徐反  
版音板舍音

釋下篇舍較  
同采音柴

碩人侯侯公庭萬舞

**傳**

碩人大德也侯

侯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侯  
疑矩

反韓詩作扈  
扈云美貌

**疏**

簡兮至萬舞○毛以爲言衛不用賢

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萬舞之位又至於日之方  
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

上頭親爲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

大侯侯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爲萬舞是大

失其所也○鄭以爲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爲有方且

祭祀之時使之當爲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

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爲此賤事不當用

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侯侯然者於祭祀之時親在

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爲樂吏是不用

賢也○**傳**以于羽至四方○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

萬者何休云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

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

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

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總名于戚與羽籥皆是故



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山川也故山川與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嶽瀆之異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宗廟在內為四方也此傳于羽為萬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樂師註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干皆非舞宗廟別祀別舞諸侯唯有時王之樂禮數少其舞可以同也○**箋**簡擇至于舞○正義曰以下云公言錫爵當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人為萬舞故為且祭祀也傳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為祭也知萬舞為于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于舞言于則有戚矣禮記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為萬也以于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註云于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于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也

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為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也明此言于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于無羽也孫毓亦云萬舞下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于羽為萬舞失之矣○**傳**教國至為期○正義曰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為然祭祀之禮且明而行事非至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既為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也國子謂諸侯大夫士之適子言第者諸侯之庶子於適子為宗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彼雖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子弟也傳言日中為期則樂謂一日之中非春秋日夜中也若春秋言不當為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欲其備至是也○**傳**在前至合舞○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為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法於已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註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



入學者註云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  
 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  
 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此賢者非為大胥  
 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是矣謂二  
 月日夜中也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出  
 皆與此同也○**傳**碩人至公庭○正義曰碩者美大  
 之稱故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唯白華碩人傳  
 不訓此及考槃傳意類之當亦為大德也故王肅云  
 碩人謂申后此刺不用賢則箋意亦以碩人為大德  
 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故白華碩人為妖大之  
 人謂褒姒也碩既為大德故侯侯為容貌大也上亦  
 教國于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言教國子者以在  
 前上處文無舞故據萬舞言也**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傳**組織組也武  
 力比於虎可以御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  
 成於遠也**傳**云碩人有御亂御眾之德可任為王臣

○轡悲位反組音祖任音壬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傳**籥六孔翟翟

羽也

**傳**云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

籥

餘若反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註禮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歷反

赫

如渥赭公言錫爵

**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昇輝胞

翟闈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傳**云碩人容色

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

用之散受五升

**傳**有力至錫爵○正義曰言碩人既

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或文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興碩人能治眾施化於已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



有御衆御亂之德又有多才多藝之伎能左手執管  
 籥右手秉翟羽而舞復能爲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  
 而赤如厚漬之丹赭德能容貌若是而君不用至於  
 祭祀之末公唯言賜一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  
 組織至於遠○正義曰以義取動近成遠故知爲織  
 組非直如組也武力比於虎故可以御亂也御治也  
 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又言御  
 衆有文章者御衆似執轡有文章似織組又云言能  
 治衆動於近成於遠者又總解御衆有文章之事也  
 以執轡及於如組與治衆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  
 此治民似執轡執轡又似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  
 轡如組以喻御衆有文章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  
 謂段之能御車以御車似織組知此不然者以彼說  
 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爲實御此碩人堪爲王臣言有  
 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宐但爲  
 御矣○**傳**籥六孔翟翟羽○正義曰釋樂云大籥謂  
 之產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  
 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註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

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翟羽  
 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  
 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  
 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  
 羽舞也○**傳**碩人至道備○正義曰籥雖吹器舞時  
 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  
 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  
 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爲文舞也碩人有多才多  
 藝又能爲此籥舞言文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  
 人實爲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  
 事○**傳**渥厚至一散○正義曰渥者浸潤之名故信  
 南山曰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  
 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與顏色之  
 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  
 渥厚也無漬字祭有界輝胞翟闕寺者惠下之道皆  
 祭統文彼又云界之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界於下也  
 輝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  
 者闕者守門之賤者註云輝周禮作鞞蓋謂磔皮革  
 者闕者守門之賤者註云輝周禮作鞞蓋謂磔皮革



之官周禮韞人為鼓鮑人為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  
 韞為甲吏也胞即周禮庖人故註云庖之言苞也裹  
 肉曰苞苞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  
 韞人周禮韞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闈人王  
 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八以庖人類之則皆  
 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為士於諸侯故  
 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見賜也  
 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  
 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  
 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  
 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

有榛隰有苓

**傳**

榛木名下溼曰隰苓大苦

**箋**

云榛也

苓也生各得其所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

○榛本亦作  
秦同側巾反

子可食苓音零  
本草云其草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箋**

云我誰思乎

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

○與音預  
或如字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傳**乃宜在王室

**箋**

云彼美人

謂碩人也

**疏**

山有至人兮。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

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既不  
 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人若得

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  
 乃宜在王朝為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傳榛

木名苓大苦。正義曰陸璣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  
 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秦蓋一木也釋草云

藹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藹今其草是也蔓延生葉似  
 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藹似地黃。

**箋**彼美人謂碩人。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  
 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知彼美人謂碩人西方之  
 人謂宜為西方之人故傳曰乃宜在

王位言宜在王朝之位為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以自見者見已志也國君

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

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見賢遍反上同思之至一本思作恩

泉水四章章六句至以自見正義曰此時宣公

也言嫁於諸侯必為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

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箋

字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傳興也泉水始出悲然流也淇水

名也云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悲位

反韓詩作祕說文作有懷于衛靡日不思云云懷至

靡無也以言我有所至念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

念者謂諸姬諸姑伯姊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傳變好

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云云聊且畧之辭諸姬者

未嫁之女我且欲畧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

親之恩也變力轉然彼至之謀毛以為悲彼

淇水以興行嫁者是我婦人我婦人亦嫁於異國然



者念變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  
 ○鄭唯以聊為且欲畧與之謀為異餘同○**傳**泉水  
 始出恣然流○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為始出恣  
 然流也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  
 以本敘衛女之情故言亦亦已也○**傳**懷至至伯姊  
 ○正義曰以下云靡日不思此懷不宐復為思故以  
 為至念於衛以下文言之知至念者諸姬伯姊○**傳**  
 聊且至之恩○正義曰言且者意不盡故言畧之辭  
 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嚮衛所見宜據未嫁者傳  
 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五  
 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  
 便文互見以諸姬總辭又卑欲與謀婦人之禮也姑  
 姊尊故云問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  
 思見諸姬而已思與謀婦禮觀其志意是親親之恩  
 也

**出宿于沛飲餞于禰**

**傳**沛地名祖而舍輶飲酒於

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

**傳**云沛禰者所

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

**傳**○沛子禮反餞音踐  
徐又才箭反送行飲

酒也禰乃禮反地名韓詩作  
 坻音同輶蒲未反道祭也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傳**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人

情使得歸寧

**傳**○遠于萬  
反注同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傳**父之

姊妹稱姑先生曰姊**傳**云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

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傳**出宿至伯姊○正義曰衛女  
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姊先

飲餞於禰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既沒不得歸  
 寧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

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今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  
 為觀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為犯禮也哉而止我

也○**傳**沛地名至禰地名○正義曰言祖而舍輶飲  
 酒於其側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輶舍輶即



輶釋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  
為祖祭者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  
記曰出祖釋輶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註云祖始也  
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上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  
輶為行始詩傳曰輶道祭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  
輶涉山川然則輶山行道之名也道路以阻險為難  
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輶祭酒脯祈告  
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之  
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  
及犯輶遂驅之注云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  
主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除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輶  
者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  
知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烝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  
在國內以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郊故知在國門  
外也以輶者輶壤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知委土  
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  
酒脯而已大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輶  
上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輶

謂諸侯也故云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  
以羊尊卑異禮也以大馭云犯輶即云遂驅之故知  
禮畢乘車轅之也以聘禮上文既受聘享之禮云遂  
行舍於郊故知轅之而遂行舍於郊也卿大夫之聘  
出國則釋輶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行也  
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  
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躡行出于  
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方今時民春秋祭祀  
有行神古之遺禮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  
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霤  
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輶壤厚二寸廣五尺輪  
四尺有圭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在冬與輶  
異也輶祭則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大馭  
云犯輶詩云取羝以輶聘禮云釋輶是也又名祖聘  
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  
以其為犯輶祭道路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  
名也皆先輶而飲餞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  
餞為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其意韓奕云韓侯出祖



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祖於國外畢乃  
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故皆先  
言出宿後言飲餞也聘禮遂行舍于郊則此出宿當  
在郊而傳云沛地名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下云  
所適國郊則此沛亦在郊也此沛云地名則于亦地  
名矣正以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衛女思宿焉明亦  
在郊也于沛思宿焉傳以為在郊則言彌思餞焉蓋  
近在國外耳計宿餞當各在一處而已而此云沛彌  
下云于言別地者下箋云于言猶沛彌未聞遠近同  
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耳下  
傳或兼云于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  
得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註皆云于所適國郊○  
婦人至歸寧○正義曰此與蠨蛸竹竿文同而義異  
者以此篇不得歸寧而自傷故為申遠親親而望歸  
寧蠨蛸刺其淫奔故為禮自得嫁何為淫奔竹竿以  
不見答思而能以禮故為出嫁為常不可違禮詩者  
各本其意故為義不同○**傳**父之至曰沛○正義曰  
釋親文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姊尊

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  
侯之女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傳**寧則至  
尊姑○正義曰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今復問姑及姊  
故言又也不問兄弟宗族而問姑及姊由親其類也  
**出宿于于飲餞于言****傳**于言所適國郊也**傳**云于言

猶沛彌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傳**脂牽

其車以還我行也**傳**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

以歸○牽胡瞎反車軸頭金也還**邁**臻于衛不瑕有

**害****傳**邁疾臻至瑕遠也**傳**云瑕猶過也害何也我還

車疾至於衛而返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

市專反瑕音遐害毛如字鄭音曷行下**傳**出宿于于  
孟反差初懈反又初加反卷末注同**傳**至瑕有害



○毛以為我思欲出宿于干先飲餞於言而歸衛國耳則為我脂車則為我設牽而還迴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為違禮遠義之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為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為異○脂牽至我行○正義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牽故車牽云間關車之牽兮傳曰間關設牽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牽故云脂牽其車云還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

同所歸異為肥泉○肥字或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

思此而長歎○肥字或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

出同流肥○肥字或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

我心悠悠○肥字或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

須漕衛邑也○肥字或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

又思之○漕音曹須漕衛邑○正義曰鄘云以廬於駕

言出遊以寫我憂○漕音曹須漕衛邑○正義曰鄘云以廬於駕

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漕音曹須漕衛邑○正義曰鄘云以廬於駕

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答故以出遊為歸是以

###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北門三章章不

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北門三章章不

○正義曰謂衛君之闇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

之事也言士者有德行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

稱其仕為官尊卑不明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興也北門背明鄉陰傳云自從

也興者喻已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憂殷

殷然傳○殷本又作慇同於巾反沈於文反又音隱爾雅云憂也背蒲對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為

于偽傳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傳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

財傳云艱難也君於已祿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困

於財無知已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

○窶其矩反無禮也爾雅云貧也案謂貧無可為禮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

哉傳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我勤身以事君何哉忠之至傳出自至何出哉○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

三

其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嚮陰而行猶已仕於亂

世嚮於闇君而仕由君之闇已則為之憂心殷然

所以憂者以君於已祿薄使已終當窶陋無財為禮

又且貧困無資充用而眾臣又莫知我貧窶之艱難

者君於已雖祿薄已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

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為之使我遭此君我

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北門背明嚮陰○

正義曰本取人嚮陰行似已仕闇君故以出自北門

為喻傳以嚮陰者必背明耳不取背明為義何者此

人既仕闇君雖困不去非恨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

明為喻也傳窶者至於財○正義曰釋言云窶貧

也則貧窶為一也傳此經云終窶且貧為二事之辭

及古



人無知已。是諸臣亦如之。以頌祿由君。故怨已貧窶。祿薄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已也。○詩人至之。至。○正義曰。此詩人敘仕者之意。故謂之。詩人。事君不知已。而不去。是無二志也。已困苦。應去。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已焉。哉。是自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為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今君於已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

**我傳** 適之埤厚也。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

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

君政偏已兼其苦。○埤避支。反偏音篇。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

**我傳** 謫責也。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

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徧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徧字。

從行偏字。從人後。皆放此。謫直革。王事至謫我。○反玉篇。知革反。更音煥。迭待結反。正義曰。此仕者

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已貧窶。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

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已勞於行役。若有賦稅

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已困於資財。君既政偏

已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徧

來責我。言君既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

人不知。以責已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下又

自決歸天。○傳。埤厚。○正義曰。謂減彼一。以厚益已

使已厚。出賦稅之事。是也。○國有至其苦。○正義曰。政事云一。埤益。我有可減。一則為賦稅之事。政事是賦稅。則王事是役。使可知。役使之事。不之。彼而之。我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之事。減彼一。而益我。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之事。猶鴇羽云。王事靡盬。於時其亂。非王命之事也。○我從至已志。○正義曰。禮君臣有合離之義。今遭困窮。而室人責之。故知使之去也。此士雖困。志不去。君而家人使之去。是不知已志。上言諸臣莫知我



艱故云室人亦不知已志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

政事一埤遺我傳敦厚遺加也傳云敦猶投擲也傳敦

毛如字韓詩云敦迫鄭都回反投謫也遺傳敦厚

唯季反擲呈釋反與擲同本或作擲非傳敦猶

投擲傳正義曰箋以役事與之無所為厚也且上云

適我此亦宜為之已之義故易傳以為投擲於已也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傳摧沮也傳云摧者刺譏

之言傳○摧徂回反或作催音同韓詩作謹音傳摧

千佳子佳二反就也沮在呂反何音阻傳沮傳摧

摧者刺譏之言傳○正義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乘沮

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謫已

者是室人責已故以傳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為摧為刺譏已也傳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傳○攜穴傳北風三章章六句至去焉傳○正

義曰作北風詩者刺虐也言衛

國君臣並為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

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二

章上二句皆獨言若政酷暴卒章上二句乃君臣

並言也三章次二句皆言攜持去之下二句言去

之意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雩盛貌傳

-5 240 35 895" data-label="Text">

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

亂傳○涼音良雨千付反又如字傳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下同雩普康反酷苦毒反傳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傳惠愛行道也傳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

及古



持同道而去疾時政也

○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行音衡

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傳虛虛也亟急也

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

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以為急刻之行矣

所以當去以此也

疏

北風至只且○正義曰言天既為北風其寒涼矣又加之雨雪

其雱然而盛由涼風盛雪病害萬物以與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

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為君之酷虐而在位

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威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為急刻之行故已所以去之既盡也只且語助也○

寒涼至散亂○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虐而箋獨言涼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

風異是以與君政酷暴也雨雪害物不言可知○性仁至而去○正義曰以經攜手之文亟惠好之下

則與此惠而好我者相攜手也

○傳虛虛○邪讀如

徐○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

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詰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

雖異音實同故箋云邪讀如徐

霏傳嗜疾貌靡甚貌

○嗜音皆霏芳非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傳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

烏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

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

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

○別彼

疏莫赤至匪烏○

姓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為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為非烏者由狐赤

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以與今君臣為惡如

一似狐烏相類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



臣又同之已所以攜持而去之。○**傳**狐赤至能別。○正義曰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為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為威虐經云莫赤莫黑總辭故知並刺君臣。以上下皆惡故云相承也。**傳**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傳**攜手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傳**以君及夫人無

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灋德如是可易

之為人君之配。○遺唯季。○**傳**靜女三章章四句至反下同。○正義曰道德

一也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思得靜女以易夫人非謂陳古也故經云俟我貽我皆非陳古之辭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

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

踰。○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服

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姝赤朱反說文作姝云好也

說音悅篇末注同。○**傳**愛而不見搔首踟蹰。○言志往而行正。○**傳**

云志往謂踟蹰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搔蘇刀反

直誅。○**傳**靜女至踟蹰。○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反。○色姝然又能服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



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故我愛之欲為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踟躕然○**傳**女德至可踰○正義曰言靜女女德貞靜也俟我於城隅是有濃度也女德如是乃可悅愛故下云愛而不見是也妹變皆連靜女靜既為德故妹為美色也東方之日傳妹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之事亦是美色故箋云妹妹然美好之子于旄傳曰妹順貌以賢者告之善道不以色故為順亦謂色美之順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故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傳**女德至可愛○正義曰箋解本舉女靜德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以保畜也有美色然後可意安以為匹也故德色俱言之據女為說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媒妁聘好之禮然後乃動不為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

女史彤管之灋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

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

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

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灋**傳**云彤管筆赤

管也○貽本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協韻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彤赤也管筆管著知畧反又

直畧反**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傳**煒赤貌彤管以赤心

正人也**傳**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煒煒然女史以之

說釋妃妾之德美之○煒于鬼反說本又作悅毛王

懌作釋**傳**靜女至女美○毛以為言有貞靜之女其始亦反**傳**色變然而美又遺我以彤管之灋不違女



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之美我欲易之以為人君之  
 妃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故嘉善此彤管之狀  
 有焯焯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靜女能循彤  
 管之灋灋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王肅云嘉彤管  
 之焯焯然喜樂其成女美也○鄭唯說釋女美為異  
 以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灋灋故說彤管以有灋由女  
 史執之以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灋  
 而靜女不違是遺我彤管之灋也○**傳**既有至人君  
 ○正義曰既有靜德謂靜女也又有美色謂其變也  
 遺我以古人之灋即貽我彤管也○**傳**古者至成灋  
 ○正義曰傳以經云貽我彤管是女史之事故具言  
 女史之灋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  
 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  
 故此總云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也女史若有  
 不記妃妾之過其罪則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  
 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  
 某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授之以環以進退之者

即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日故內則妻  
 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為文實有  
 娠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  
 御是也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為將產異其處非謂  
 始不御也當御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乃著於  
 右手金環不言著畧之此妃妾進御煩碎之事而令  
 女史書之者事無大小記以成灋也此是女史之灋  
 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灋使妃妾得美也  
 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定本集注云女史皆作女史  
 ○**傳**彤管以赤心正人○正義曰必以赤者欲使女  
 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  
 ○**箋**說擇至美之○正義曰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  
 記妃妾進退日月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為書  
 說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之也  
**自牧歸**

莫洵美且異

**傳**牧田官也莫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莫

取其有始有終

**傳**云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



歸美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徒兮反洵本亦作詢音荀

共音恭窈鳥了反窈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匪為

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云遺我者

遺我以賢妃也○為于偽反

不能見思有人歸之言我欲令有人自牧田之所歸

我以茅美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為祭祀

之用進之於君以興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

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者我則進之為人君之妃

又言我所用此女為人君之妃者由此女之美我非

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人之能遺我彤管之灋故欲

易之以配人君○鄭唯下二句為異言若有人能遇

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為美言不美此女乃美

此人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

則美其所遺之人也○傳美茅至有終○正義曰傳

以茅則可以供祭祀之用美者茅之始生未可供用

而本之於美者欲取興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

也言始為美終為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為女能貞

靜終為婦有灋則可以配人君○茅潔至人君○

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潔白之物信美而異

於眾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眾女可以

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

時以茅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遺我至賢

###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伋宣公之世子

○新臺修舊曰

新爾雅云四方而高曰臺孔安國云上高曰臺伋音急宣公世子名伋於遙反惡烏路反  
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此時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使人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至國則不須河上要之矣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



泚鮮明貌瀾瀾盛貌水所以絜

汙穢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

○泚音此徐又七禮反鮮明貌說文作泚

云新色鮮也瀾莫爾反徐又莫啓反水盛也說文云水滿也汙音烏行下孟反篇注同

燕婉之

求籛條不鮮



燕安婉順也籛條不能俯者



云鮮

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

伋也反得籛條不善謂宣公也籛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者也

反籛音渠條音儲鮮斯踐



○燕於典反又於見反安也婉迂阮反徐於管

言所娶之處云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瀾瀾之處而娶齊女以為淫昏也水者所以潔汙穢反於河上作臺而為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為所娶反得行籛條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鄭唯不鮮為異○泚鮮至之行○正義曰此與下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瀾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以潔汙穢而公反於其上為淫昏故惡之也○籛條不能俯者○正義曰籛條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籛條



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  
 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籛條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  
 者為籛條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  
 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故箋云籛條口柔常觀人顏  
 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  
 仰也時宣公為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  
 病故箋申傳意以為口柔面柔也籛條口柔戚施面  
 柔釋訓文李巡云籛條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  
 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傳酒高峻

也浼浼平地也  
○酒七罪反韓詩作灌音同云鮮貌浼每罪反韓詩作泥泥音尾云盛貌

**燕婉之求籛條不殄**  
傳殄絕也  
云殄當作腆腆善

也  
○殄毛徒典反鄭改作腆吐典反齊女反得籛條之行而不絕

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為少傳不言耳  
 故王肅亦為少也○殄當作腆腆善○正義曰箋云

籛條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  
 鮮為善讀此殄為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  
 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傳言所得非所求也

也  
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

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傳戚

施不能仰者  
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戚千歷反  
 下遐嫁反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為于偽反  
疏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至是詩○正



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  
伋與壽爭相為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  
二子乘舟之詩也二子爭相為死即首章  
二句是也國人傷而思之下二句是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於齊

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

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

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

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

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汎

芳訓反景如字或音影愬蘇路反令力征反隘願言  
於責反馱疾所吏反本或無馱字一本作迅疾

思子中心養養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疏云

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疏二子至

毛以為二子伋壽爭相為死赴死似歸不顧其生如

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

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礙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

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為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

鄭唯以願言思子為念我思此二子為異傳二子

至不礙正義曰以序云思伋壽故知二子伋壽也

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

大同也此言愬伋於公傳言構伋子服虔云構會其  
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使盜待諸莘  
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不可  
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  
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  
酒壽子載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  
旌節不同蓋載旌旗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



傳畧同云壽盜其白旌而先言白旌者或以白旌為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解經以乘舟為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遂往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汎汎然其形往影形可見故言往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逝往也願言息

子不瑕有害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瑕猶過也我

息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害毛如字鄭音曷何也遠于萬反疏二子至有害○正義曰下二句義曰此國人思念之至故追言其本何為不去而取死深閔之之辭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